

和 大 姐

〔越南〕 学 菲 著

王 勇 译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和 大 姐

(四幕话剧)

[越南] 学菲著

王 勇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HỌC PHI
CHÍ HỎA

根据 Nhà Xuất
Bản Văn Nghệ,
1965年版译出

郭大姐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26号

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069·459 字数45,000 开本:37×102毫米/32 印张2张 插页1

1966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001—2,000)册

定价(7) 0.27元

前 言

一九五三年八月，我在太原省一个村里参加了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的工作。经过三个月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之后，我更加了解了农民，了解了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枷锁下的痛苦，浓厚的阶级友爱，也钦佩他们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与此同时，我也更清楚地看到了地主阶级残酷野蛮的压迫和剥削的手段，而过去，我曾经错误地认为只有中国的地主才会有那样的手段。

每一回我听到农民的诉苦，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同情和愤怒。我觉得自己应该写出些东西来，为农民的斗争服务。话剧《和大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孕育的。我以我所参加工作的村子里一个雇农妇女的身世为依据，写出了这个剧本。当然，反映在艺术作品里的现实，是经过一番修改和安排的。但剧本里的和大姐和现实生活里的和大姐，基本上是不会不相同的。要是有不不同的话，那就是剧本里的和大姐还不及现实生活里的和大姐那么痛苦，剧本里的乡长也不及现实生活里的乡长那么残酷……。

我是争取在工作空隙和失眠之夜来写这个剧本的。

一九五四年三月就写好了它：我把它帶回机关征求了同志們的意見。大家認為这个剧本基本上还算好，但情节不紧密，人物性格不突出。大家并提議刪去两幕——这个剧本原来是六幕。于是，我又吃力地重写，但当删节两幕的时候，我又犹豫起来，設法加以保留，因为这两幕中的第五幕我自己很喜欢，并且是花了一个多月時間写的，但最后还是无法留住，只得割爱，并且把剧中的原第四幕并进了第六幕。就这样，这个剧本最后只剩下了四幕。接着提交大家討論，并送到剧团里給同志們研究。在排練过程中，演員們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又加以創造，对这个剧本也提供了許多意見。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这个剧本在河內市立大劇院举行的全国文工大会演出。其后，又拿到富寿、山西、清化等省演出，上述各地干部和人民也提供了許多意見。尤其是阮爱国学校（即覺校——譯者）近一千干部和學員曾抽出半天時間对这个剧本进行了分組討論和批評，使我非常感激。

最近，我們又采納了各地所提供的意見，从內容到表演均加以修改，并于一九五五年六月四日到八日在河內举行演出。在这六个晚上的演出中，这个剧本获得了首都人民的注意和热烈欢迎。尤其是在人民劇場演出的那个晚上，观众人数超过万人，并且自始至终都沉靜地注視着舞台上人物的演变，时而还發出了憤恨的呼声和涕泣声。那天晚上还有人因为过份激动而昏倒了。可以說，在首都舞台上，这是第一个在观众又多又有秩序的情

况下演出的一个剧本。

那天晚上观众所引起的共鸣使我们十分兴奋。使我们更加鼓舞的是各位领导同志曾经鼓励我们，并关怀地指出其中不够的地方。

那次演出后我们又努力地作了修改。我们也觉得因时间和能力的限制，剧本的缺点还很多，但是因为急于为党和政府的土地改革工作服务，所以仍旧大胆地付印，望大家今后能给以指教，使我们能继续加以修改。

作者 1955年6月30日于河内

演 員 表

1954年在河內市立大劇院舉行的全國文工大會
演上由中央人民文工團演出。

和大爺，貧農，45歲——徐碧玉飾。

和大娘，43歲——黎青飾。

和大姐，19歲——阮氏翠飾。

山大娘，雇農，65歲，雙金飾。

阿合，14或15歲——楊日八飾。

阿山，22歲——阮庭敦飾。

阿應，雇農，23歲——朱文式飾。

鄉長，惡霸地主，47歲——陶夢龍飾。

鄉長太太，45歲——竹瓊飾。

張燦，狗腿子，約50歲——阮文偉飾。

日本軍官一名

越奸一名

自衛隊隊員若干人

群眾若干人

導演：世族、陶夢龍。

第一幕

时 間：1944年6月中旬，按陰曆是5月初旬。事情發生在某日的上午到中午。

地 點：和大娘家里——北方平原地区的一个貧农家庭。

布 置：一間土牆茅屋，但相当牢固和整潔。屋角有一張竹床，上面放有水壺，几个陶杯。屋外靠牆有两張小凳子。屋內角落上放着一些籬筐，一个包袱。屋子有两扇門，正門通街，旁門通厨房。通过正門，观众可以看到一付挑担子用的竹片繩。

幕 开：和大娘正在削竹片。少頃，門外傳來和大姐的歌聲：

准备呀，快把扁担、鐮刀和竹片繩准备下。

明天开鐮收靛，好把稻禾挑回家！

和大姐上，手拿着鐮刀。

和大姐 媽呀，媽！

和大娘 （停下活，抬头望望）是阿和回来了嗎，你把鐮刀修好了沒有？

和大姐 修好了，我在魯伯伯那兒把它修好的。（把鐮刀交給和大娘。）

和大娘 （拿起鐮刀看一看）鐮刀磨得很利，工錢多少？

和大姐 只花了一角錢。

和大娘 一角錢倒是便宜。可你有沒有在他田里討一些稻草根回來？

和大姐 討了，我已經挑回來放在院子裏。我討了兩捆，山哥幫我挑着一捆回來啦。

阿山上。

阿山 大娘好！

和大娘 啊，山兒么！你打哪兒來，還替阿和挑東西？

阿山 剛從縣裏回來。（在地上坐下，替和大娘削竹片。）

和大娘 啊，是了，昨天我听阿合說，他看見你拿新米給縣長送年禮。（對和大姐）你進去把水壺拿來倒點水給阿山喝。（和大姐下，對阿山）怎麼你今天才回來？

阿山 是啊，昨天各村挑米去送禮的人多得很，我在縣縣府衙門外一直等到天黑，衛兵才讓我進去，所以只好在縣裏過夜了。

和大姐提水上。

和大姐 山哥一早就回來了，還幫我割稻草根呢！（倒水請阿山喝過之後，轉身對和大娘說）媽，山哥挑稻草根挑得真多，我的一挑只頂他半挑呢。

阿山 那算不了什麼。阿賢才厲害，他一下子就能挑几十捆。

和大姐 怎麼能拿阿賢來比，他挑起東西來，連挑夫也比不上呢。（抿嘴笑）山哥，你還記得有一回我和你比賽挑東西嗎？那一回我都幾乎要累死了。

阿山 記得！就是前年下半年嘛。我還記得那時候我要多挑兩担，你却一路哭哭啼啼的。

和大姐 哪兒的話。

和大娘 哎，你這個妮子呀，還不認賬。

和大姐 誰叫媽當時硬把那担稻子壓在我肩上，差點兒叫我喘不過氣來。（撥開話題）媽，明兒山哥幫咱們收割呢。

和大娘 你倒說得那麼容易。眼前正是農忙，人家還能不管自己的莊稼事？

阿山 平日倒是替他們忙得透不過氣來，可是今天他們家已經割好早稻，明天他們公母倆要到萊夏那個丈人家去拜祖先去。我叫阿應牽牛來幫你們半天吧。

和大娘 成嗎？

和大姐 明天要是山哥幫咱們收割，讓我燒一鍋焦飯給他吃。媽，他可喜歡吃焦飯呢。

阿山 我當是吃別的，焦飯，我在鄉長家里倒經常吃得着。

和大姐 我燒的焦飯可比鄉長那兒的焦飯香得多。你過去不是說過，焦飯就像米粉餅一樣脆嗎？

阿山 說實在話，你燒的焦飯倒是滿好吃的。

和大娘 （走近阿山，低聲說）噢，今早杜田姐趕集回來說，越盟在菜市前的大榕樹上挂了旗，你剛才經過的時候還看見嗎？

阿山 人家是在夜里挂的。我經過的時候，那班當差的

已經把它拿下了。他們還在榕樹四圍巡查，不讓人走近。可是巡查有什麼用，昨天我還聽說，縣上的軍隊里紛紛傳說越盟還在省政府那兒散了傳單呢。

和大娘 真有這回事？

和大姐 越盟真有本領！

和大娘 我听阿合說，越盟還勸大家不要給日本人交谷子，對么？

阿山 是啊，人家還勸咱們不要荒廢了庄稼去給日本人種蓖麻呢！

和大姐 越盟來了，我們的痛苦一定會減少啦！

阿山 越盟來了，那还用說。他們一來咱們窮人才能挺起腰來！

和大姐 你看還得等多長時間呢？

阿山 我看是不會很久的啦……（望望外面）啊，不早了，讓我回去看娘一趟。（向和大姐）和妹子，你知道我娘可在家嗎？

和大姐 我剛看見她撿谷子回來。

和大娘 你馬上要回到鄉長那兒去嗎？

阿山 看看情況，要是鄉亲们有事情我就先幫一手，然後才回到鄉長那兒去。

和大娘 你回到鄉長那兒，要是看見你和大爺，就幫我喊他回家。

阿山 和大爺是在鄉長那兒嗎？

和大娘 是啊，昨天下午鄉長把他叫了去。不曉得到底

是什事兒，一直到現在還不見回來。

和大姐 大約爺是在他們家里打雜了。哪一個农忙時候不是這樣！

阿山 等我回去見到他就告訴他吧。和大娘，你休息吧。（望和大姐）和妹子，明兒我就來啦！

和大姐 呵，你回去吧。明兒，你怎么也得來呀！（送阿山出門，凝視了一會，轉過頭來從衣袋里取出一面小鏡子照照，盪一整頭巾，快樂地抿着嘴笑了。）

和大娘 （回過頭來看見和大姐正在照鏡子，帶疼愛地責備）真是！現在是什麼時候，還照鏡子。

和大姐 （不好意思地）剛才有根稻根的刺子刺了眼皮嘛。（把小鏡子放進衣袋里。）

和大娘 你什麼時候買的这个鏡子？

和大姐 我……我剛才在市上買回來的。（有意岔開話題，媽，要是明兒山哥能來幫咱們割稻，就叫阿合明天早上在家里燒飯，下午才去挑稻子。啊，阿合上哪兒去了？

和大娘 他剛去摸螃蟹回來。我已經叫他明早到干大娘那里討一點菜子回來煮蟹湯給你爺倆吃。啊，快到晌午了，你進去弄蟹吧，讓我多削一些竹片。

和大姐 好！（拿起鐮刀準備下。）

和大娘 啊，等一下，你給我扎好那個雞欄。昨晚我聽見狗兒在園里老是吠着，小心不要讓狐狸把雞兒咬走。你出去好好把門兒关上。

和大姐 等一下，我就把它扎好。（和大姐下。不一会，門外傳來山大娘的聲音：“和大娘在家嗎？”）

和大娘 在，請進來吧！（山大娘上，手里提着一袋芋頭。

和大娘站起來接客）你袋子里是什麼東西。

山大娘 （坐在竹床上，把袋子放在一邊）聽說你家明兒要收割，昨天杜田姐送給我一些芋頭，現在分一點給你。

和大娘 人家送你的也不多，你留着吃吧。

山大娘 我還有一些贖，這些芋頭很脆哩！

和大娘 啊，你一有東西，就老是送給我們。剛才阿山從縣上回來，也到這裡來坐過。他說要回去看你。

山大娘 是，他現在已經回到鄉長那兒去了。

和大娘 阿山說，他明兒要來幫助我家收割呢。

山大娘 他也那麼告訴我。

和大娘 （回頭喊）阿和！出來，我有事情告訴你！（和大姐答應着上。）

和大姐 （跟山大娘打招呼）大娘，你來了。

山大娘 啊，和兒。

和大娘 （吩咐）山大娘給咱們一些芋頭，你快把它藏好。

和大姐拿起芋頭和水壺入。

山大娘 阿和近來長大得像吹脹皮球那麼快，看來她就要跟她媽一樣高大了。

和大娘 是啊，我的衣服她也可以穿了。

山大娘 真是！這個女孩總是手不停活。你看昨天太陽

那么大，她还一个人在高田上捕蟹呢。

和大姐把水壶拿出来放在竹床边，然后藏身在門旁，偷听和大娘和山大娘講話。

和大娘 靠天保佑，阿和長大了越肯勤干活，可是小孩子气还很重，一点不懂事，她心里就只怕阿山嫌她。

和大姐害羞地跑到厨房去了。

山大娘 啊，月到十五就会圓。我和你当初可不是跟她一样么？

和大娘 和兒过門后，你多开导开导她啊！

山大娘 家里有福，兒女不教也聰明。（喝一口水，繼續說）啊，下一次赶墟的日子，請你讓阿和帮我赶墟好嗎？

和大娘 你想叫她去买些什么？

山大娘 干大娘借了几桶谷子給我，我打算叫阿和替我拿到墟上卖了，好买一些东西給阿和作儉收。

和大娘 不用这样，我們也已經做了准备。你把谷子留下来吃吧，免得日后欠債。

山大娘 你說的是，可是孩子們高兴的日子，我也得拿出点东西来啊！

和大娘 我替他們筹划也等于你筹划一样。两家是一家，你不必分心。啊，你求过乡長讓阿山回来了嗎？

山大娘 求过两三回了，可他老是不答理，他說要成亲那天才讓阿山回家，以后怎样再說。你想想看，

哪有借了一笔孝服錢，还了三年債还还清？我想等孩子們成亲以后，就請和大爷去跟他算算賬。不管怎样，过了这一陣我一定把孩子叫回来。（向屋里張望）啊，和大爷上哪兒去了？怎么見不到他？

和大娘 她爹昨天下午給乡長召去，一直到現在还不見回来，我正等得心慌呢。

山大娘 你叫孩子們去找他吧，他在那兒誰又能料到會發生什么事兒呢？阿山他爹过去也給那家伙召去过，被他誣說是偷东西，給打得死去活来，后来又被吊在树上，回家后三天就死了。

和大娘 （憂慮地）唉！你一提起我才想到。一不小心又会中他鬼計。（回头喚）阿和！（和大姐应了一声，上。）

和大姐 媽喚我嗎？

和大娘 你放下活吧，呆會兒阿合回来替你做，你跑到乡長那兒看你爹在不在，喚他早些回来！快点呀！

和大姐 是！（入。）

山大娘 那个乡長对你家的那塊田地眼紅呢！

和大娘 你看，他就是这么貪心。他家祖傳的田产不少，可是老要强迫买我家二分田地。卖了叫我們拿什么来吃。但不卖給他又老是招来麻煩。每一次他叫人去修田埂，他总是把田界伸到我家的田里来。大旱天，我們整夜只睪到一点兒水，第二天又給他把水吸过去了。一問他，他还狗血淋头回罵了一頓，有时气得要炸也只好忍受下来。

外边傳來和大姐的语音：“媽！阿爹回来啦！”

和太爷（高兴地）你爹回来了？真急死人！家里的人等得發慌他一点也不知道。好了，你快点去把蟹煮好吧！

和太爷下。和太爷上，面帶喜色。

和太爷 他爹回来了？

和太爷 唔。（向山大娘打招呼）你过来聊天来啦！

山大娘 嗯。和太爷，你在乡長那兒可有什么事兒？和太爷在家里焦急得很呢！

和太爷 我一早就回来了。我先到田里去看了一看，再到市上去买了几个銅板京烟①。

山大娘 那么人家干嘛召你去呢？

和太爷 昨天他收新谷，祭祭神，召我去捕魚，弄菜。

和太爷 他有没有再提起那块田地的事兒？

和太爷 那还用說，人家召我去正是为了这件事兒呢！

山大娘 是嘛，我猜得一点不差。

和太爷（对山大娘）他鬼計多端得很。他給我吃飽喝醉了，才把买田的事兒和阿和的事兒提出来。先来一番利誘，后来一套威胁手法，但我一口咬定不答应。

和太爷 那你干嘛等到今早才回来？

和太爷 吃过飯人家那肯放你回去。人家还要賭牌呢。

和太爷 糟了，你可賭了沒有？

① 即越南水烟。——譯者。

和大爷（喝了一杯水，才回答）沒有，人家怎么請我也不賭。借錢給我賭我也不賭。我假裝酒醉，硬說頭痛，倒在床上打滾，一會兒就睡着了。

山大娘 幸好你沒賭。咱村有好几个人都因為在他家里賭錢，連家产都变卖掉了。你也認識在丁村里的姚造老伯伯，他老人家也是在他家里只賭了一个晚上，三亩田地和兩間房子就都卖光了。

和大爷 他的鬼計在我眼里一点也不希罕，因此他怎么約來請去我都不賭。我以為他今早准會向我找麻煩，幸好平安无事。今早他還要請我留下再吃一頓飯。（深深地吸了一口京烟，然後得意地繼續說）結果我給了他一个軟來硬去。（得意地笑。）

山大娘 他是不会放走你的。这个家伙他一旦恨你，就要謀害你才甘心。他的父亲曾經杀了二旦伯全家——就是現在方伯住的屋子里过去住的那一家，只因为他搶不到人家的老婆。到了他这一輩，更不知使多少人破家蕩产，坐牢受罪，这你也是知道的……

山大娘剛說到这里，阿合回來了，手里拿着一捆菜。

阿合（向山大娘打招呼）山大娘，你來啦！

山大娘 哦，是阿合！

阿合（对和大娘）媽，干大娘那兒沒有莧菜，我只討來了一些芙蓉菜，行嗎？

和大娘 什么菜都行，好了，你拿去洗吧！